

王永利用那把桃木铣来回搅拌鸡饲料,空气里是一股死鱼的腥臭味,“她不管别人的感受,一早起来又去敲郭文礼家的门。她总去敲郭文礼家的门,张圣文就硌硬她这样。”

“然后呢?”

“人家开门一看是她,就又把门关上了……你知道张圣文那个人,她要脸。”

世界上没有比张圣文再要面子的人。她从打年轻的时候就干一番事业,那时的事业是当官太太。别笑,村书记也是官。王永利当书记不久,张圣文突然失踪了。原来是去北京割双眼皮,她说要和王永利一个惊喜。那时还没跨世纪,割眼皮还是新生事物。一家人的注意力都在王永利身上,若干年以后回味,才知道她的思维有多超前。张圣文的双眼皮吓了我一跳。那时别说在我们村,我们乡,在我们县她都是蝎子拉屎独一份。她的单眼皮过去也不难看,拉了双眼皮,就更好看了。只是我妈看不入眼,说那双眼皮就像肚脐眼。但我妈那时也是两面人,当着张圣文的面从不把不好听的话说出口。她那时经营老宅的两个院子,后院种菜,前院种庄稼,地里连一根草刺也不让长。王永利馋了会让我妈烧火烤玉米。大锅添上水,我妈用铝盆坐上米饭,嫩玉米连同皮子一起埋进灶里。王永利坐炕沿上抽烟,抽上三根烟,灶里埋着的玉米就冒出香气了。

同样的方法我妈还给他埋花生,埋土豆,埋白薯,埋青豆角,埋萝卜。总之,他想吃啥我妈埋啥。天底下大概也没有王永利这样的人,一把年纪的人了,还贪小时候的一口吃食。他对我说那也是解压。村里的烂事堆积如山,他年轻没经验,在这里吃口东西就像到深山里访道参禅,别有一番滋味。我觉得,那时王永利的觉悟和境界都达到了一定层次,再上一个台阶,

### ·中篇小说·



## 难言之隐

·尹学芸·

(选自《花城》2023年第3期)

他就与众不同了。这也影响到了我,我甚至觉得我妈这个宅院有点像禅房,她和王永利都是修行之人。

我妈总说王永利是做大事的人,不像我,就会死读书。她将吹干净和簸干净的白薯和花生用小瓷盆装好,上边盖上干净屉布,专心等王永利来吃。

“王永利就是贱。”我妈说,“整天鸡鸭鱼肉吃腻了,就靠我这园子打牙祭。”

那时王永利正在火候上,别说我们村我们乡,在坝城都是名人。村里今天上个企业,明天搞个捐款,媒体记者就爱往这里跑,有好吃喝,还有东西拿。厂里做残的衣服、生日蜡烛、一箱鸡蛋或鸭蛋,都是好东西。村里也办了张报纸,是周报,王永利每周都在头版占显著位置,不是在村东视察,就是在村西指导。报纸是八开对折的铜版纸,显见得比国家大报高级,照片印上去,堪比国家领导人。村里还培养了两个小记者,每天骑着摩托,脖子上挂着照相机到处跑。那时村里有个风尚,谁家做了好事会主动联系记者。

比如,哪家媳妇给婆婆洗脚,会叫记者上门拍张照片。后来洗脚的人多了,就没人给拍照了,也就渐渐没人再洗了。当然,这些新闻只能登在二版或三版,头版永远是王永利,除了《罕村周报》的套红报头,就是王永利深入群众的大照片。我妈为这个儿子骄傲:你哥干啥了,你哥又干啥了。见到我,我妈三句话离不开她儿子,抬头纹里都要开出花来了。

这样的光景有十几年。我女儿从一岁多,到小升初,大约就是这样一段长短。王永利风生水起的日子,我超省心,把自己吃成了一尊胖佛爷,裙子的袖口撑得紧绷绷,没有一条裤子能放进柱子样的两条腿。那时我很少回家,王永利和张圣文都忙,我妈比他俩还忙,连说句话的工夫也没有。我也乐得逍遥自在,打牌,跳舞,旅游,经常很久都想不起回罕村。再回家来,这村子都快不认识了,连我妈都喜气洋洋,像是要办喜事把村庄嫁出去一样。张圣文没在村里任职,但哪个场合都少不得她。在会议室,她突破重围挤到近前给市长倒水;在企业,她在县委书记身后接话说,抢着给市长介绍情况。村里这家那家企业她常溜达,没有啥事她不知道。市长果然对她说的感兴趣,来到羽绒服厂,市长就跟她一个人说话。问她往哪里出口、产量多少、工人工资多少,张圣文张口就来,有些情况是真的,有些情况是她现场编的。她就有这本事,啥场合都不怵。没人在乎真假,只在乎她说不说得上来,能不能恰如其分。比如,工人工资她就给抬高了。市长脸上笑出花来,说罕村人比城市的人生活水平高。张圣文每说一句,她都要先夸一声政策好,没有好的政策,就不会有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。市长对她很感兴趣,问她是做啥的,她没敢说她是王永利的老婆,而说是村里的普通社员。

市长说:“社员的称呼早已过时了,你应该说自己是村民。大姐,你是个好村民。”

后来,大姐就成了官称,村里村外的人都这样叫。小报上发表通讯,题目就是《大姐张圣文》。

原想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,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,这才是客观规律。王永利获得的荣誉贴满了一面墙,后来他搬走,奖状就被小侄媳妇扯下烧了。人这一生你不知道会遇见哪些坡坎。几年后企业开始走下坡路,一家接一家地倒掉了。村办企业干了这么多年,除了债务没啥积累,村里总有人告状,说王永利贪腐。那段时间我非常担心,他万一有事,那才真是塌天了。罕村从车水马龙,到门可罗雀,有人说,是因为张二百死了。他是罕村人,在外贸局当局长。当年他跟王永利一拍即合,企业都是他支持发展起来的。他经常从企业拿钱给上边送礼,这都是公开的秘密。有一年,流行立体喇叭录音机,村里的采购员一下就买了十个,用手推车给他送家去。他死之前,已经跟王永利分道扬镳了。也有人说是经营不善,罕村风气不好,大队的办公室长年支着酒桌,隔壁的储藏间里各类酒水堆得小山一样。王永利的肚子像气吹似的往外鼓。他还喜好赌博,有时连续两三天战斗在牌桌上。

王永利从心里头崇拜张圣文,他心思活,但嘴笨。张圣文见啥人说啥话,一张嘴能把死人说活,而且富于联想,像小说家一样。村上也有人对媳妇好,但像王永利那样的不多。我妈把他挂嘴边,他把张圣文挂嘴边。

张圣文总说自己多半辈子活在了王永利的阴影里,如果给她片天地,她会比王永利成功。如今,她早走出了王永利的阴影,一天到晚不着家。

(连载之三)

## 2023“善德武陵”杯 全国微小说精品展

也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,说龟潭有鱼王,通体金黄,长过五尺,重逾百斤。众人好奇,问鱼雏,鱼雏不语。某日,有黑衣人来龟潭,不言不语,不知所求,等潭边只剩他和鱼雏时,便说:“求购鱼王,价钱好说。”鱼雏没有搭话,张嘴,轻轻吐出一个烟圈儿。

五柳河在槐树岭拐了一道弯,冲出一个潭。此潭状若爬行的乌龟,故名为龟潭。龟潭少龟,多鱼。

槐树岭人爱吃鱼,却不善捕鱼。唯鱼雏显得例外,响当当的捕鱼高手。鱼雏捕鱼,不抛钩,不撒网,用手。要啥鱼抓啥鱼,要几斤就抓几斤。只要谈好价钱,鱼雏一个猛子扎进水里,半根烟的工夫,鱼雏露出半截身子,在水中滑行,如履平地。鱼雏上岸,手指插在鱼腮里,倒勾,鱼一动不动。买鱼人撇撇嘴,“死鱼,不要。”鱼雏微笑,不语,手离鱼腮,将鱼搁在草丛中,鱼活蹦乱跳,摇头摆尾。买鱼人不解,忙问其故。鱼雏燃起一支烟,慢悠悠地说:“鱼大,劲大,水中不好控制。手指插进鱼腮,捏紧,就像捂住人的口鼻,鱼就听话。买鱼人点点头,似有所悟。

鱼雏扔掉烟头,目光还在龟潭。黑衣人急不躁,凑上来,笑,递烟,鱼雏摆手,不接。黑衣人说:“一条鱼王,

半套房。如何?”鱼雏眯眼,蹙眉,猛吸烟,腾云驾雾。

鱼雏善捕鱼,不吃鱼,好喝茶。鱼雏在潭边用青石垒茶台,台上置一壶一杯。捕鱼之余,鱼雏煮茶,手捧瓷杯,口含茶水,眼瞅潭水,看鱼儿在水面上蹦起,落下,蹦起。茶凉了,不要紧。鱼雏慢腾腾地烧炉,煮水,煮茶。鱼雏喝茶,嘴刁,遇上好茶,不问价钱,买。

鱼雏捕鱼,都在上午进行。鱼雏说,上午的鱼精气神足,肉香。鱼雏捕鱼,自立规矩,每日最多抓三条,逢年过节也不例外。

一年中秋,午后,有人来龟潭,一身汗,声色凝重,“老娘病重,只想今天吃一口龟潭鲤鱼。”说着,那人躬身奉上一罐茶,放在鱼雏手中。鱼雏开罐,茶香扑鼻。鱼雏暗忖,此乃百年普洱,稀罕之物。鱼雏轻轻放下茶罐,一个猛子扎进水里。那人站在潭边,自语,“谁说鱼雏不会破戒?”继而大笑。谁知那人笑声未收,鱼雏从水中冒出,空手,面有愠色,大步来到青石茶台前,砸炉摔壶碎杯,取茶罐奉还主人,朗声说:“鱼雏此生不再喝茶。”那人双手抱拳,“鱼雏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鱼雏喝足茶,从兜里摸出一支烟,炉中取火,燃烟,深深吸一口,脸上顿

## 鱼雏

·王宇·

时荡漾着小酌的陶醉。黑衣人脸色平静,就在鱼雏身边站着,张了张嘴,似乎有话,又没说。

鱼雏年少时不会水,怕水,从来不去龟潭。在槐树岭,鱼雏是出了名的淘气王,折腾起来没完没了。他把一串鞭炮挂在牛尾,点火,炮响,牛惊,狂奔,失足摔下悬崖。鱼雏他爹生气,手持擀面杖追打鱼雏,鱼雏慌不择路,一头扎进龟潭。等他爹把鱼雏拖上岸,鱼雏双目紧闭,气息全无。他爹倒提鱼雏,置于岸边陡坡,猛叩后背,只听“哇”的一声,鱼雏吐水,醒了。

至此,鱼雏不再淘气,整日坐在龟潭岸边,目光痴呆,一句话也不说。他爹急,急也没用,索性听之任之。事实上,鱼雏坐在岸边,一刻也没闲着。他看青蛙在水中前腿划水,后腿蹬水,一耸一耸的,轻松至极,想去哪儿就去哪儿;他看乌龟,乌龟蒙在水里,一动不动,淹不死,他不解;他看鱼儿两腮一张一合,就想,要是捂住鱼腮,鱼还会不会游。

也记不清是哪一天,鱼雏下水了。他学青蛙游泳,学乌龟憋气。日子久了,他就和青蛙一样,在水中忽上忽下,来去自如。或者,和乌龟一样,蹲在水里,看鱼儿来回穿梭。鱼雏似乎就是龟潭的主人,连他自

己都不敢相信,只要想抓鱼,伸手便是。

鱼雏粘在躺椅上,像生了根儿。黑衣人沉不住气了。蹲下身,轻咳一声,“一条鱼,一套房,如何?”风起,云涌。鱼雏扔掉烟头,一跃而起,看潭水,沉沉地说:“成交。”

鱼雏入潭水,不见踪影,一层层巨浪朝潭边涌来。黑衣人吸烟,手抖,烟抖。半根烟燃过,潭水平静,不见鱼雏出水。黑衣人在潭边踱步,不时往潭中看。烟头落地,黑衣人轻叹一声,搓搓手,意欲离去。

天边堆起一团云,遮住太阳,隐隐有雷声传来。风大,潭水响。黑衣人转身看龟潭,鱼雏站在潭水中,怀里抱着鱼王,金光闪闪,格外惹眼。

黑衣人甚喜,满脸都是笑。鱼王搁在车厢里,甩尾,车厢“砰砰”响。鱼雏抬头看天,一道闪电,一声惊雷。

雨来了,铺天盖地。车喘着粗气,爬行在曲折的山路上。转过一道弯儿,鱼雏站在路中间。车厢里的鱼王大嘴翕动,鱼尾摇得不再欢实。鱼雏眼睛湿润,伸出蒲扇般的大手,从车厢中抱起鱼王,发疯似的奔向龟潭。

鱼王入潭水,欢快地游动,不时跃出水面回望鱼雏。鱼雏站在潭边的雨中,一动不动。

(原载《小说月刊》2023年第5期,原刊责编:何光占)

本栏目由中国微型小说(小小说)创作基地协办